

杜

詩

麗

杜詩闡第九卷目

夢李白

遺興

贈阮隱居

佳人

阮隱居致雍

從人覓

秦州見勅目

寄高適岑參

病後

寄賈嶽兩閣老

寄張山人

前出塞

後出塞

示姪位

佐還山

宿贊公房

遣懷

廢睡

除架

西枝村

杜詩闡卷之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墨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璉漢華氏訂

泰州詩 乾元二年

夢李白二首

考白年譜乾元元年流夜郎二年半道承恩放還登巫山下漢陽過江夏有寄王明府詩云去年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復遊潯陽金陵等處公在泰州正其時故此詩首章有江南楓林關塞字面次章有遊子久不至語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惒
領二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

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以上寫夢

落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四句
夢後

人死則已惟有吞聲若生別則心常惻惻而不能已蓋由江南瘴癘逐客於彼久無消息耳乃我心惻惻遂入我夢入我夢者誠知我長相憶也我非長相憶焉得夢故人故人不知我焉得入我夢但我與故人平生痛飲

賦詩何等意氣流落既久夢中之魂恐非平生况江南萬里其鬼入夢路遠難測楓林本青魂來似與俱青關塞非黑冤去若爲之黑魂雖來往但不知在羅網中何

由飄飄若此豈其有羽翼耶未幾夢覺落月照君丰姿可掇得毋羅網真出猶恐江南萬里水深浪惡爲蛟龍

出沒之鄉君雖入夢杜來慎之毋俾旣罹羅網又爲蛟龍得也○溫庭筠詩李白死來無酒客可憐神彩弔殘

陽本公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昔屈原投汨羅土人恐其爲蛟龍所得以竹筒貯米作祭江南蛟龍爲祟其來已久宜前天末詩有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句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夢見君情親見君意

承前四句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
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顚頽孰云網
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以上全寫夢後告別感歎

倩之

江上浮雲何日不行遊子到今久而不至不至則入夢久不至則頻入夢豈獨客覓往來顏色照見三夜以來直親君倩見君意夢而真矣未幾告歸自言歸路局促又道來時不易其來不易者以風波險惡櫂舟楫失墜也其常局促者自憐白首平生之志到此都困也當此京華道上冠蓋填殭何爲斯人偏遭顚頽盡云天網甚寬如斯人者何不出之羅網外乃將老此身反見棄耶雖曰千秋萬歲享身後名然生前顚頽身後可知平生之志其終負矣○三夜夢見君正前章

覓來時告歸常局促正前章魂返時

杜詩圖
遺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
穴蟠蟻又爲蔓草纏四句古戰場故老行歎息今人尙開邊漢
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六句是下馬四顧意

此地爲古戰場下馬四顧茫然傷心矣風至此地悲其
上雲爲飛其下葉爲落骨於此地朽其內蟠蟻穴其外
蔓草纏真古戰場哉故老四顧下馬歎息猶望今人戒
之乃開邊者尙未已也雖漢與彼或勝或負之不當然
封疆有時而全時而不全之異數凡此者由無廉頗耳安得廉頗起爲邊將使晏然無事耶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
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以上言降戎非利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以上責
諸將

當此高秋登寒山上遙望馬邑州中昔年置鐵勒九姓大酋今東擊安史盡用此輩蓋因鄴師之潰六十萬人沒於滏水耳於時毳帳漫山行雲牢落資其擊寇止一時之利使之雜處乃無窮之憂此秦民老弱不喜此輩助順但願甲兵休息也然此乃諸將之責誰料鄴事反覆肝腦塗地所望諸將恥失掉喪轉敗爲功無奈諸將恃功自謂茅土旣封戮力已非我事遂使堂堂天朝詔遣降酋亦獨何哉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好

六句

勸汝衡門士勿悲尙枯槁時來

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六句

天澤雖有遲速不悉原自同時物固如此人亦然也凡人遇合早晚不同及其時來則無先後所貴材力素具耳昔鹿皮翁少有機巧何難早達乃肥遯空山百餘年不厭一似忘機無意人世者人頗訝之不知其長林豐

草間自得有素也
衡門士勉之矣

胎阮隱居昉

陳雷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迴繼先父祖貧知
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境堵清詩近道
要識字用心苦以上阮隱居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
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以上嘉其高尚
陳留自阮步兵後風俗已衰無復人物今日塞上忽得
阮生乃祖步兵之風迥然能繼卽其貧亦南阮家風故
其性復靜而鬚髮蒼然俱古彼車馬來訪者自入鄰家
耳阮生隱居之處蕭然似仲蔚蓬蒿原思環境堵曾何與
焉况我唐詩家阮生獨有理趣又工篆隸用心極苦也
乃阮生於訪我時言及蓬蒿環境堵處入鄰家者尚有車
馬苟得避喧之境卽猛虎爲伴亦所甘心是真箕穎高人能冀士公卿者不愧步兵後人矣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二句領一篇

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

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

情惡喪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

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自云至此皆

幽居空谷之故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章蘿補茅

屋。摘花不揅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以上以

正是幽居在空谷

佳人宜貯金屋，今幽居而在空谷，何爲者？佳人自言曰：我本良家子，爲遭零落。今依草木，所以零落者，關中喪亂，兄弟胥屠。豈無高官奈，不收骨肉何！比以世情惡薄，萬事盛衰，如轉燭然。豈獨世情夫婿爲至戚者，新人如

玉葉予如遺。彼合昏之花。始終不分。驚驚匹鳥。何嘗獨宿。今日夫婿得新忘舊。爲此幽居空谷耳。佳人自述。如此夫以絕代佳人甘心處此者。出在山水清。出山水濁。與其覬金屋。不保其貞。不如守蓬茅。自全其節。所以却珠不御。編草爲椽。蓬鬢辭花盈把。惟桓當此天寒。翠袖自薄。至於日暮。倚竹無言。絕代佳人幽居在空谷。有如此。○邵詩公憫閑中亂後。

秋日阮隱居致雍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
青芻色圓齊。玉筋頭六句致雍三十束。衰年關。高冷味暖并無憂。

二句述
薤之效

阮生畦蔬。薤爲最佳。我思致書求之。詎意不求。自至也。
計其數。有三十束。色之美。若青芻然。本之圓。又若玉筋。
薤佳矣。我處衰年。關高患冷。
薤性溫。服之又何憂哉。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處處懸舉家聞若歎爲寄小如拳四句
覓預哂愁胡面初謂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四句
是許

泉州最多山猿其啼聲若歎而小如拳者爲佳也號未
寄到此猿愁胡之面我預哂之苟一寄到此猿初謂之
須如馬見鞭而走也誠許我求必得聰慧者庶奇
揮捧之欣喜若癲耳蓋小如拳者宜於童稚云

秦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
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韵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一二子
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與遷擢閨朝廷題中蓮喜
遷官止此

八舊奸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并白相見眼終青伊
吾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棲皇分半菽浩蕩逐浮萍俗態猶
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
囚梁亦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
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維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
鋤茂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
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樓鳳朝回歎聚螢喚人看
蹊裏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玉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
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渭長吟望渭涇羽書還似急烽火
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

零上將盈邊鄙元勲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
龍俗輕鶠鶴原情類鶴鵠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以上總
子有故及兼述索居之故

自嚴武賈至房琯張鎬一時斥逐朝廷無人犬雅真寥
寥矣雖無老成尚有典刑薛畢二子非與我遲暮棄官
交期淪落爾壯年強什材力有爲竊喜二子同升轉痴
諸生坐困所以然者二子大雅爲國典刑其文章直開
突與足以爲邦家光故今日遷擢潤澤朝廷耳遷官誠
足喜也惟是我與二子有故今日舊好已違新詩罕贋
自傷奉別而后我頭已白猶望相見之日君眼終青益
用往日食貧俱艱半菽彼時多故同逐浮萍况內而朝
廷林甫之猜忌日甚外而邊塞祇山之妖氛遂侵惟時
我與二子恥爲楊雄之莽大夫而閣不授願爲包胥之
乞秦師而哭俱憤不能爲相如還獨羈身長安且復爲
鄒陽囚梁陷身敵穴華夷宇宙尚忍言哉賴今上收三
統總四溟克復兩都舊京依然哭廟三日栗王重訪安
史夫高壘之堅兵勢有建瓴之利因而淑景焚香腥聞

頓先望雲深水濶德旋消然而法駕此且雖快初旌朝
「晨星尚嗟寥落宮臣如議郎者陷賊之餘多遭黠采
柱史如監察者關官之際正爾零丁僕僕員拾遺多忝
樓鳳興言初學綱歎聚螢自負驥裏之姿誰爲知已雖
有娉婷之質已覺過時所以龍劍終埋庖硎未試亦庶
幾有掘獄提刀者知之見之耳竟出爲華州司功
異侏儒焉能共飽志同鴻父誰許獨清今棄官之秦州
旅泊窮清渭之水客秦懷舊都長吟望濁涒之流兩京
雖復安史尚在此羽書還急烽火未停也節度之師旣
老而潰於鄆下魏州之戎更生而逼於河陽此師資殘
寇戎及郊垌也子儀忠臣也被召還京士卒流涕不亦
辭情激涕飄零乎上將如李抱玉蕩非元禮白孝德郝
廷玉等亦既盈於邊鄙元勲如光弼者初領朔方壁壘
旗精彩皆變庶幾滅冠成功畫旛常銘鐘鼎乎仰思
玉燭之調在功成銘爵之後誰握青萍之劍爲救時利
器之資及烽而用斷在二子我客秦猶鸚鵡未免見輕
於俗與二子猶眷令不勝在原之求當此秋風關塞我
方杜門高臥二子新除袞職必有羽儀聖朝之丰采使
我高臥而想以慰索居之苦者二子勉乎哉

寄彭州高三十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

韵

公自注時
患瘧病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四句全章

之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
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慙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

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諸侯非棄擲

半刺已翱翔以上故人何寂寞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

處是客子鬪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瘧疾

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覲
屢鮮妝何大龍鍾極於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

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龍

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以上今我獨淒涼彭門劍閣外貌畧鵝湖

旁荆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臘丹橘露應嘗豈

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

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

安貧亦士常豈尤終侈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掃論文

暫累糧

以上老去才難盡
秋來興甚長之意

爾兩人一由詹事出刺彭州一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似寂寞矣夫遠宦何寂寞之有我棄官遐宦頻年臥病
乃獨淒涼之甚耳但人老去則江淹才盡秋來則宋玉
悲生今老去其才難盡秋來爲興甚長是寂寞可遣淒
涼可慰也故人何爲不寂寞耶大抵物情可見詞客難
忘九州之大其爲詞客而知名者各占一方今有高岑

古有沈鮑豈知高岑之緩步已與沈鮑爲同行所以然者二子作詩才情變化意所愴處每闋飛動且神氣渾淪篇到終時直接混茫也乃同是詞客而近代富駱王揚有才不遇今二子一刺彭州古刺史爲諸侯高豈棄擲一刺虢州別駕居刺史之半岑已翹翔故人果何寂莫哉何爲今我獨淒涼也別後新詩未由捧誦近來修札無雅可將惟是男兒志在四方行處皆是若客子有何亨屯不過各閑身強耳無奈鬪旅他方沉綿多病三年猶瘦一足不亡命薄聖賢身親魑魅已無脂髓隔日一搜業履雪霜增寒加重乾坤雖大隙地無從面目猶人鮮妝可醜豈但龍鍾爲已甚更覺出處之都妨自笑無錢難居帝里因而盡室遠徙邊疆旣棄官是劉表不能引釐公劉表恨矣旣之秦是驪公終思隱鹿門驪公穀矣魚畏罟鳥驚矰心之微也有類魚鳥豺噬人狼吞人肉之瘦也實怯豺狼此地隴草蕭蕭經霜早白所見洮雲片片不染而黃今我淒涼有如此者乃老去而才難盡秋來而興甚長者何也二子一守彭門一刺虢州此方土產不獨荆玉巴箋可供簪筆且有烏麻丹褐足備藥囊宅是神仙地兼山水竹侵丹竈花對書床吏治之餘定有佳句應酬之暇夫乃匆忙漢岑彭惡所營地

名彭亡。欲徙之。今高宦此。不必如岑彭之改徙。貌在晉
地。憂深思遠。有唐之遺風。今岑宦此。適違唐治。二子濟
世之才。我只安貧之老。會待安史妖氛。稍稍靜謐。畏糧
來遊。相與論文。所謂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者。職此
故耳。○意慄二句似本陸機文賦。曰收視返聽。耽
思旁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於是沈醉拂悅。若游太銜
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櫻微而墜層雲之
峻。所謂意慄。關飛動也。又曰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
所因。恢萬里使無閼。通億載而爲津途。無遠而不彌。理
無微而不綸。配沾潤於雲雨。象變化於鬼神。所謂篇終
接混茫也。又曰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潤
流。理窮縉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拙。此意不慄。不能開飛
動者。又曰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躊躇於短
韵。放庸言以足曲。留遺恨於篇終。豈懷盈而自足。此篇
當終。不能接混茫者。結出論文。暫畏糧。正欲細論飛動
混沌之諸云爾。鮮妝塗抹其面。以避齏鬼。時安慶緒已
爲史思明所殺。故云蚩尤終戮辱。胡指單指
思明時攻河陽。與李光弼鏖戰。故曰漫猖狂。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

於甫也何由羨

四句作胃

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城子甘貧賤

醉見凍餒不足耻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

云伏枕艱難過瘞蕩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

眼暗坐有厭肉黃皮皴命如綫

以上病後過王倚

惟生哀我未平

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

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

沽斗酒諾終宴

以上飲

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如旋

老馬爲駒總不虛當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婢飯只

願無事長相見

以上宴後附歌意

物之奇者。有麟角。有鳳觜。其膠能續斷弦。必煎成。然後見其奇。王生懷抱。有此強固甫也。亦何緣羨此奇物耶。今日且遇王生。一話曉。昔遇王生者。王生知我也。知我甘賤貧安。來候也。王生知我矣。王生又怪我者。怪我沉年病。顏色惡也。瘞瘞三秋寒。熬百日沉。年病如此。氣血既衰。肌肉骨立。顏色惡如此。王生知我。繼而怪我。至是轉而哀我。哀我一絛之命。如弦之折。計非麟鳳之膠不足以續一絛之危。王生哀我。於是爲我。爲我致美膳。賒香。饌而冬。頰太。酌豚蹄斗酒。畢備焉。一宴之餘。情味何極。因而有病頓差。反老還少。折弦斷弓。如我者。真得麟鳳之膠。忽續哉。雖然。麟角鳳觜。何可常得。努力加餐。庶幾無恙。常遇王生。如今日歡叙。我願足矣。○十洲記。世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曰續弦膠。比弓弩斷弦續不復斷。首二句分明謂王生精力堅強。自能永年。加角鳳喙。則膠續弦。永無破折。羨王生之無病也。公沉年多病。如折弓斷弦。不堪復續。深有望於麟角鳳觜。恐不可得。不謂一飲王生。宿疾頓瘳。此直麟角鳳喙。將煎膠續弦之奇驗。一章語意疑是如此。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韵

衡嶽帝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開闢

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

八句一編之四中間

開闢兩句更爲下兩大段之綱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

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

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

門倉北晴曉太白嶺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

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霜奉引佳氣拂周旋貔虎閒金甲麒麟

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廄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

樹煙衣冠心慘澹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

月分梁漢米春給水銜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
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響齊兼秉
燭書枉滿懷歲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以上爲一段叙
與賈、嚴同膺患難收京後公與賈、
嚴同爲近臣所謂開闢乾坤正秉鈞方咫尺鑄闢再聯
翻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
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處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
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
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
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
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鄙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

排求倣吏比興展歸田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

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

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饑夢寐失侶

自悒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勝

寒以上爲一段叙朝廷反正公與賈嚴

皆有故而去位所謂榮枯雨露偏

衡嶽青冥猿啼聲斷巴山屈曲鳥道雲懸真謫宦之地

可惜故人都不利而遭時非兩悠然而遷謫遠也乾坤

反正恢復固由帝力之弘雨露偏施貶斥亦屬聖恩之

厚追維上皇失國今上蒙鑒我與二子超行在捧御床

同侍今上於鳳翔此時討賊豈無李廣敵壘正多奉使

亦有張騫凌兵未至行宮草創雲臺之仗蕭然濟河未能

水戰之船焉用先是河北風靡七十齊城蒼茫都下

翠華西幸三千劍路流落何依秦晉之齒角紛吹澀澗

之妖星爭耀彼安史猶董卓苻堅也其不自度量窮窮

神噐如禽銜木思填東海其北關畔主罪惡貫盈猶武

乙以革囊盛血射天時回乾坤方大食諸兵助順討賊
協力同心一鼓作氣俄而陳倉陰散太白晴曉香噴禮遭
水之戰大軍夾擊翦滅殆盡窮追賊騎已殲尸懷衛之
城既克長安有直擣幽燕之勢捷書至鳳翔而法駕還
王師下八川而兩京復我與二子奉引還朝周旋左右
貔虎諸士暫休金甲之勞麒麟殿前重見玉輶之下侍
臣入仗依然奏事廄馬登仙依然解舞朱樓雪霽故國
花濃碧樹煙籠春城景麗衣冠有復覩之慶父老興病
定之悲今上之返國也素服向廟慟哭三日含元之早
朝也雞人催曉舞景方鮮至德初第五琦請以江淮租
庸沂江漢上至洋川是百官月俸支給梁漢之租也中
興以來百官無復賞賜乾元元年始鑄大錢沾資有差
是百官春料支給新鑄之錢也而况衣領內袋身着宮
花此時我與二老同拜手最隨肩以至華堂繡被往往
醉眠秉燭懷箋時時傾倒庶幾共昇元輔得廁大賢乾
坤由反側而得正二老宜有此異數也今日何如拾遺
隨丞相之後二子方咫尺而隨秉鈞朝廷苟房黨之求
二子遂聯翩而爲鋸闌二子先出我猶暫畱然禁掖朋
從已非疇昔微班性命攸幸荷全追恩疏救房公詔三
司推問賴張公救而得免當年自分受僇青蒲今日集

官甘心白髮原憲貧矣旣無錢而難居帝里伏虔老矣
欲傳經而心事又違似我迂疏豈有師資可取徒然衰
老空爲鄉黨所先湖舊好而斷回腸想新愁而穿望眼
巴州危棧竹翠淒其岳陽小湖蓮紅冷落對此景物
生應有論也嚴君定有詩也二老用心之苦惟我深知
衆人側目者多莫令傳示蓋以貝錦之文日畿無停朱
絲之絃一斷不續二老爲浦上鷗譏人是霜間鶴蓋陽
之首須防其碎以鶴之拳決不空張也岳州地僻炎瘴
又昏已蜀山澗石泉更隘二老庶幾棋寢日酒爲年耳
二老一爲典郡官終屬微眇一居治中職何異棄捐且
追倣吏之高風聊展歸田之逸興才難自古天問誰知
彼爲徵吏賦歸田者皆古人也已稱逝矣今貶岳州貶
巴州者亦我道也且卜終焉若我身居隴外投跡雖遐
賊據漁陽控弦未已自傷家累空羈歲年又以親故稀
疎甲兵阻塞雖他鄉夢寐時遊二老之傍乃失俛迎遭
永添故人之恨二老壯年雄俊今雖暫屈塞膺有時岳
州巴州之貶何足介意哉雨露宜普被而反偏之二老亦
可自安於遇矣○肅宗納賀蘭進明之謗遂疎房琯繼
而不空拳語正指此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獨臥嵩陽客三違。頽水春艱難隨老母。
櫟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
漉酒巾羣充彌宇宙。此物棄風塵。
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
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
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
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
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
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
將恐曾防冠深潛，托所親寧聞。
倚門夕盡力，潔餐晨以上疏嫌爲名誤驅馳喪我真。
山人故舊少亂後別離頻。
以上自叙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
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岳。
非谷

日結草卽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

以上山人
申首段

旅懷

殊不恨良艷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

武何處可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羅鎮礪賊

火逝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闕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

紛綸高興知龍易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以上自叙

呻次段

爾本獨臥嵩陽之客前此曾三達頽水之表者以遭時
多故徘徊避亂聊慘澹而向肺人耳山人獨臥嵩陽時
原有尋山屐灑酒巾喪亂以來此二物者久棄風塵內
矣我與山人遊自何日始猶憶歷下定交曾辭姜被暨
乎關西傾蓋載得孟鄰當屋下早通之日交情已敦及
關西晚接之時道氣愈穆山人惟靜故其心多妙惟心
多妙故其藝絕倫詩則凌曹植也書則匹張芝也凌曹
植故吟其數篇便可以老匹張芝故買其一字即可以

貧山人之藝如此孝尤天性彼時老母尚在寇患方殷
將恐深潛勿貽親感遂使久閑免倚晨饗有供山人之
孝如此至我疎頰一生驅馳半世每懷陛下輒欷離
言念關西常嗟弊潤身非流竄忽到窮邊席有儒珍難
逢善價已矣時來則故舊自少亂後則別離愈頻豈若
山人哉當今上移軍鳳翔我與山人皆依行在今上返
闕設使山人不還嵩陽必膺異數乃今上復國重建七
廟如漢光武之修高廟方有事於靈武功臣之賞如晉
文公之祿從亡乃山人原守商山採芝之心不改渭水
垂綸之志而終隱嵩陽焉乃其藝之絕倫不獨詩翰其
他方技種種皆精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白鹿難馴能
馴則爲仙子今山人既得仙學故不必如鄭子真之耕
巖便已似河上公之結草且葛洪肘後之方堪驗邦疾
何難乃扁鵲囊中之藥未陳乞靈無路所由旅愾不懶
振然於良覩無因耳我今客秦羌戎雜處尚武少文耳
所聞者惟鼓角聲日所見者惟關山月今日四鎮皆置
官場收賦歛供軍需矣側聞史思明會兵汴州烽接洮
岷李光弼方巡河上使許叔冀守汴叔冀戰不勝遂與
其將梁浦劉從諫等降之論兵之地何其蕭瑟關將之
蒼茫大軍之設賊多處所范陽之孽正爾紛綸

我雖在秦與盡龍鳥道喪泣麟當此窮秋搖落回首高
臥嵩陽之客松筠在望潁水一方何能寒裳就之哉○
此詩敘山人梗概錯綜見之山屐酒巾山人具也草書
詩興山人藝也秦龍馴鹿山人術也府符藥囊山人技
也皆由靜者心多妙耳乃其大節却在盡孝故一則曰
郭蕪隨老母再則曰關西得孟鄰三則曰寧聞倚門久
蓋力潔餐長居詩紀事彪頽洛間靜者天寶末將母避
亂嘗作神仙詩關西卽鳳翔關西得孟鄰正公與山人
恩從行在日世祖

一段隱隱照應

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追諷玄宗用兵
於吐蕃是開元閒事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
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四句承悠急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二句應戚
戚去故里

從軍者之言曰。吾等皆有故里。今戚戚去之。吾等何知
交河。今悠悠赴焉。夫豈不欲亡命而逃。公家起役。程期
有限。一或亡命。卽嬰禍羅耳。所可異者。我君幅員已廣。
開邊似屬多事。尙使我悠悠而赴交河耶。誰無父母棄
絕不顧。吞聲而行。負戈以往。至於戚戚。去故里伊可歎
也。○開元中。折衝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無稽。可以
逃脫。故曰。亡命嬰禍羅。當時土境日拓。玄宗開邊。自開
元十五年。王君良開募後。張忠亮破吐蕃於渴谷。拔其
大莫門城。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十七年。張守素
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王禱破吐蕃石堡城。十八年。
烏承玼破突厥於捺祿山。二十年以後。踵吐蕃又歛
至赤嶺之碑。仆隸端又開與奚。突厥交構不已。開邊之
多有如
此者。

出門日已遠。承戚戚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承棄絕
父母恩男

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提下萬仞岡。俯身試

塞旗四句承吞聲

行負戈句

繞去故里耳一出門便日遠矣出門則去妻孥卽徒旅
日遠則經歷久更事熟所以徒旅之欺人皆不免我獨
不受也試想父毋生我恩豈能斷忍至棄絕惟是男兒
效死或死床第或死邊疆未有期耳是以縱轡而往奮
不顧身青絲之鞭手自挑起雖隴山高於萬仞
不覺迅速而下俯身就列遂試舉旆之役矣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已久
身試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舉旆

承前

從禹俗尚而下頭流水嗚聲嗚咽矣就此磨刀磨刀
之聲若與流水同悲近視之水赤矣還顧焉刀傷手也
水聲刀聲皆腸斷之聲豈不欲輕而致傷手出門以來
心緒久錯卽傷手有不覺矣雖然丈夫許國以身殉之
憤惋何有但使功名圖於麒麟何妨戰
骨朽於朝露區區傷手何足斷腸也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更怒嗔
四句承前

亡命要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
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
禍羅四句應前骨

辛肉思豈

我本徒役送徒有長惟長是從但我遠戍業已無家然亦有身爾之送我者慮我身有脫逃耳不知丈夫許固生死向日前日無煩爾送更何勞爾怒又何勞爾嗔也去則去矣所難恝然者六親耳倘逢相識爲我附書書中之意更無他辭不過曰哀哉此行從今永訣此後辛苦我獨受之而已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四句承前
章送徒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二句交河我始爲奴僕幾時
者說

樹功勲

二句自期

悠悠赴交河已到交河矣迢迢道遠萬里送徒者領我至此但使我赴三軍耳軍中苦樂送徒者能達主將乎於時交河在前賊騎驅忽隔河望見頃刻百羣我初到此未奉將令未敢襲擊然此心耿耿今日起家奴隸

何時得樹邊功不負此行也。○當時如高仙芝李嗣業皆以奴僕起家此則自傷奴僕功勳尋樹對主辭言蓋此王將是苦樂不聞之主將。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承前
意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應

士境二句

首章君已富

隔河賊騎飄忽如此功勳之樹在此時矣。遂張弓曰挽弓當挽強遂抽矢曰用箭當用長遂控馬曰射人先射馬。遂指寇曰擒賊先擒王。但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雖曰擒賊殺人原不在多也。况平立國亦各自有疆域也要使中外割然使陵得制不然卽多殺何益若之何。土境已富還開邊耶。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爲築城之役

四句遙應哀
哉兩決絕句

驅馬至此正值雨雪車行轔轔又入高山入高山則逕危而抱石恐墜天雨雪則冰堅而與指俱裂凡爲築城故也回首一望漢月何在不知築城何時可還惟有浮雲南征我欲俱南無奈可望不可攀何此時六親安在附書無人戍人之骨終委棄於

高山雨雪層冰寒石間已耳

單于冠我壘百里風塵昏遙應隔河等句雄劒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承前擒賊等句潛身備行列一勝何

足論遙應幾時

樹功勳句

前此隔河賊騎倏忽百羣將以何纍冠我壘也今單于果來寇矣胡塵一動百里爲昏我戍人蓄銳蘊怒氣吞強寇無煩塞旗抱鼓雄劒動彼軍奔矣無煩一軍齊力四五動彼軍爲我奔矣前日擒賊先擒王今虜其名王王先擒矣前日苟能制侵陵今繫頸轅門侵陵制矣我本奴僕敢曰功勳庶幾潛身行列今日一勝何足稱功

哉。○潛身備行列戍士中大樹將軍之器一勝何足論成士中八戰八克之吳漢公以愧侔勝邀功者。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總收前章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我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句

塞之故明出

我從軍出塞十年餘矣此十年中豈無寸功乃潛身行列勝不足論者蓋由衆人立功多貴苟得我欲稱功自蓋雷同耳今日中原正多戰伐况狄而回纥戎而吐蕃何一可緩惟是微倖成功封侯亦易慷慨報國固窮爲難我丈夫志在四方今日未敢邀功者亦自外固窮云爾○軍中最苟得之功雷同正以苟得雷同也開寶間邊帥之功苟得者如裴休子以宰于之言阤殺瑣高之從兵以爲功如孫誨自欲求功矯制令崔希逸襲擊吐蕃如王昱受南謠皮羅闊之賂許其合六詔爲一以其兵襲擊羣蠻滅之卒爲邊患如高仙芝攻阿弩城詐爲守者以誘阿弩又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得瑟瑟十餘斛無非苟得衆人貴苟得道盡邊帥倖功之弊

後出塞五首

後出塞五首之三
二十六
元豐間作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應募為下四句
張本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于金買駿馬百金裝刀頭
闊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
別有贈含笑看吳鈞以上極寫喜於應募情事

從軍者之言曰男兒生世豈徒然哉及此壯年封侯為
貴顧封侯必須功業功業必由戰伐此男兒壯年事不
然生死屬下無益也况今日從戎都由召募今日應募
只在薊門彼薊門節度爲諸鎮雄天子召募遣我輩赴
其軍前三軍一動可須臾留哉但我平生不習武事今
日戎器亦非素有買駿馬須千金也裝刀頭須百金也
傾貲爲此者誠欲樹功勳爲封侯計耳於時間里親戚
榮我之行有送道周者中有斑白寵我之行有進庶羞

者至於少年不與召募羨我之行別贈吳鉤我含笑而受良足快矣○開末寶初府兵壞彊騎廢舊時戍邊者皆已逃匿其倉卒應募皆市井販子弟未嘗習兵之人不知利害不習安危全無况瘁既曰及壯當封侯又曰焉能守舊丘但知貪功恃勝棄坟墓去室家有所不顧以視前出塞戚戚去故里何如哉至於千金買馬百金裝刀想見市井狡猾喜事賈勇傾貲從軍大兵凶器戰危事古人出師鑿凶門白衣冠送之以示況瘁今召募赴薊門非吉行也乃問里親戚紛紛祖道班白羅列酒酣進羞若此行召募往真封侯歸者亦足見人心喜亂安史之禍不旋踵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以上寫出塞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諷主將慕軍發矣營列東門我朝進其營而就宿暮上河陽橋而就宿惟時營前大旗落日照之營外馬嘶風聲送之

遙見營列平沙者不啻萬幕我儕部伍各就所招未幾
日落風清明月懸矣羌令嚴肅安寧無事惟有志若數
重臣一二有發長之志區此大營然不輕舉也凡大將
何人漢有霍嫖姚者是耶非耶○祿山反范陽封常清
議斷河陽橋爲守禦則募兵赴其軍前

時必由河陽橋去故曰暮上河陽橋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應前戰伐

句豈知英雄主出師亘

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我君以上都寫

勲
重高

朝廷何爲召募由今人開邊與古人異也夫開邊何功
之有豈知英雄之主其出師有故以爲六合之大雖已
一家四夷之遠孤軍且入於是貔虎壯士一聞重高勲
而奮身以赴焉此時大將拔劍橫空開市收馬其意若
日我誓掃漠北以其土地奉我君王其言夸大如此○
天寶間祿山畜單于大馬習戰鬪者數萬日收胡馬至

指此玄冥北幽州之北祿山所節度處誓開玄冥北持
以奉我君正寫祿山奪大其言以固玄宗心也如奏言
營州蠭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操心不正願蟲食
我心之類玄宗以此信任力保不反亦愚矣哉

獻凱日繼至兩番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
轉遼海梗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興臺輦以上寫玄
宗龍任祿山王將位益崇氣驕陵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以上

反狀
寫祿山

惟今人重高勦歎凱者遂無虛日一若東西兩苗果無
虞也大將節鎮薊門地爲俠窟獻凱之際吹笙竽擊鼓以
爲娛朝廷從此寵任無加因而雲帆轉輪盡供遼海東
吳梗指皆入漁陽凡爲越羅爲楚練輿臺之輶莫不照
耀天將爵列三鎮屢位彌高氣陵朝廷目無天子凡我
邊人豈不知其舉動有異然不敢議議則有死於通衢
耳○時祿山掩敗爲功屢以酒誘莽丹醉而殺之動數
千人輒以凱獻前後凡數次頻賜鐵券九載獻奚存八

予人上命考課書上上者獻凱日擢至正旆此京師爲
上都陵上都直書敵山反狀如臥床焉馬神威日十月
熾然諸京師之類天寶十四載祿山許爲勅書召諸將
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軍旅愕然莫敢異言所謂邊人
不敢議議者死道術也○海運自朱清張瑄始古未嘗
有按杜詩後出塞云鴻陽臺陘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遼海梗稍來東吳又昔遊章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
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據此是唐時已有海運此
一論出段耕錢豈知始於隋時九成僕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遙應首韋將騎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四句言其不從畔坐見幽州騎長驅河
洛昏中夜問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結縛還召募者
逃脫而歸

我雖應募而來本良家子也遭時不幸出師多門使人
何所適從哉今百王將既嘗徒添惆悵然彷彿身與

何足爲榮。追維應募以來，躍馬邊庭，至於今二十年矣。二十年中，叨受主恩也。當年東都之卒，遣赴薊門，今早自裁，恐至有辜主恩也。當年東都之卒，遣赴薊門，今薊門之騎必犯河洛，我自分良家，肯從畔亂？有中夜脫逃，從間道歸耳。惟是出門二十年，昔年親戚無復在者，所存故里已成空村，雖亂賊惡名幸而得免，無奈一身窮老，兒孫盡絕何！○前後出塞，公漏玄宗始開邊幕，繼寵祿山，鴛鴦功忽近虞。大約是開寶間三十餘年中事，以言其事，前出塞曰開邊，一何多內治！不修而務廣地，失在開邊也。後出塞曰，今人重高勲，重高勲所以任祿山，始而掩敗爲功，繼而將驕難制，失在重高勲也。以言其地，前出塞曰，悠悠赴交河，赴交河者發卒戍邊也。後出塞曰，召募赴薊門，赴薊門者赴祿山軍前也。以言其時，前出塞曰，從軍十年餘此，十年大約是開元十四年至二十四年。玄宗信任王君爽，開數吐蕃，結怨回紇之事，蓋開元十五年以前，番戎歲不犯邊，自十五年後邊事日多故也。後出塞曰，躍馬二十年，自開元三十四年玄宗始寵任祿山，委以邊事，至天寶十四載，此二十二年中，邊事日壞禍延，蕭牆爲可歎也。後之謀國者，其亦悚然於前後出塞也夫。

示姪佐

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眼滿谷
山雲起侵籬澗水懸

四句東柯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挽

首二句
秋來多病離羣索居君來差慰耳何慰也自開茅屋常
想竹林冀得高臥領茲幽趣蓋由東柯枕山山雲一起
常滿谷中山麓有澗澗水一懸直侵籬下耳况嗣宗子

姪仲容最賢吾姪同嗣宗君賢似仲容此眼前足慰他
日期與竹

林共遊云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
茅茨小田家樹木低

六句
還山舊諳疎頰叔須汝故相攜
結卜居意

汝望東柯還矣遙想東柯向晚黃雲已合歸路恐迷也
歸路有澗澗寒則孤家爲急歸路有林林黑卽禽鳥亦
棲似此寒澗黑林汝之歸路迷耶否耶因想稻谷山茅
茨其小房然野客樹木甚低恰是田家汝還山我意亦
有須於汝蓋由我性疎懶汝所素知

今携家客來不知能爲我地否也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

二句承前分

張素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四句承白

露黃梁熟

我用汝豈獨居哉計此時白露初來黃粱已熟汝與我
分張時亦曾許寄今來何暮耶豈其未春諒已春細何
其未寄望汝死胎我須黃粱者以其味甘苦非金菊兼

之種美香配綠葵誠得寄來慰我下箸庶不負分張期

也○秋當解袂行

復分張出王右軍帖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

二句領至末

葳蕤秋葉小隱映野雲

多隔沼連香茭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吾須汝豈特黃梁哉東柯有圃灌圃須泉分泉引水自
澗而下者定有幾道幾道泉則交橫落矣坡中之種泉
水一澆青翠如慢慢坡之處秋葉葳蕤而可摘泉澆之
際野雲隱映而更多不獨圃耳隔沼之地香茭連生不
獨坡耳通林之餘女蘿遙蒂夫此香茭女蘿連隔沼帶
通林想見東柯谷中此深藏數十家者更無爾我之分
彼此之別是真桃源也况圃坡之間薤白如霜尤宜老
病望汝重惠云○坡卽秦州詩中所稱陽坡可種爪者
是也慢坡謂坡上

青葱

一望如慢

宿贊公房

公自注贊京師大
雲寺主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風已颯然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二句承杖錫何來此
相逢成夜宿

月向人圓

贊公房結還宿

我宜棄官來此。太師方外仗錫何來。秋風颯然助其蕭瑟矣。秋風至而秋雨來。深院之菊摧其晚節。秋風至而秋霜降。半池之蓮墮其老紅。菊流蓮倒宜。大師謫此安置耳。雖則安置平生之性。放逐不違心地之禪。虛空自在。我與太師一經亂離。再經挾徒。忽逢歧路。如月再圓。太師亦可自遣矣。○拔史房琯高談釋老。宜與贊公交好。今贊以交琯故謫此安置。與公同病。此詩情見乎詞。

遺懷

愁眼看霜露

一篇通寫愁字

寒城菊自花。天風吹斷柳。客淚墮清

箭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樓鴉

我愁從中來。眼前景物無非愁者。看此霜露中。寒城一帶。菊花亦自愁人也。况柳隨風飄淚。因箭落哉。寒城有箭水淨。則樓陰入水。其影自直。寒城有塞山昏。則塞日下山。其景自斜。此皆可愁者。況衆鳥胥歸。一鴉靡托。淒其又如此。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彫殘。
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霑泥
泥溼盡，香與歲時闊。

六句
廢畦

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二句

之憾

秋蔬而被霜露凋殘，固宜何惜之有。况暮景依依尚有數枝葉也。無奈既經霜露，又被風吹，何往時之綠霑泥，並盡此日之香。與歲俱闊，回首春前生意如昨。今日蕭條至此，秋蔬之敗，固物候之常，所可傷者，白玉盤中無物可薦，爲不堪耳。○不悲蔬敗，悲君盤空，深於逝梁發笱之感。

除架

公自注

爪架也

東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
幸結白花子，寧辭青蔓除。

四句
除後

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

二句
除後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正結出

種瓜搆架故有東新架搆而蔓延蔓延而葉生葉生而
花開花開而瓜結此架始事也今架零落葉蕭疎矣葉
蕭疎白花了矣白花了而青蔓除青蔓除而架亦除此
架終事也四時之物成功者退當其既謝智力難爭而
乃秋蟲之聲猶依架下暮雀之意尚懸架前有識者數
盛衰乘除自有定數寒事寥落亦何足悲蓋有初者必
有終人生亦然卽瓜架可悟矣○秋蟲暮
雀亦似韻不知幾者棲遲危邦亂朝意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陟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

四句
往西

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在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
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巖眩反顧要求陽
岡暖苦陟陰嶺泝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

以上尋置草堂地
卜

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四句小居未就

此處西枝村在近郭小山間。道徑而往，有水一方，曲折履渡，遂達贊公之居。贊公是湯休之徒，而好靜，素心

人也。時杜佳章，稱述幽趣，我此來爲尋置草堂地，因與公遠步巖間，捫蘿而登，則手爲澁陟，而顧則目爲眩。庶幾得陽開之暖耳，不謂陰嶺祇自陟也。陰嶺間所見惟老大藤，屈蟠樹二物，不才老於山中，羈客對之，增惆悵耳。卜居未遂，策杖興窮，回首層巔，猶餘落日，乃更草之上，早已多露，豈非陰嶺故耶？由出郭至西枝村，由西枝村下，陰嶺自此朝至暮，尋草堂地而未就如此。

天寒鳥已稀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

四句土室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

四句井復宿

士室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越江湖迥數

濟濱關塞道廣存箕願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

以上似贊公

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待遠尋置

草堂

施

陰嶺不可居遂策杖而還土室於時天寒鳥稀人歸鳥亦歸也月出山靜山靜有月更靜也而况月光直延土室松門疎影亦復耿耿焉躋攀既倦迫此短景語樂正般瘦此寒宵因於土室中然薪燎寒燃爲明燃者月照林中小也且汲井取水汲爲暗汲者月違石底也我夜宿贊公土室如此因念贊公德業過人天機獨秉當與支許同遊以遂江湖之逸興今日數奇遠謫關塞然道廣無間高風自存雖處戎馬能屏塵事是土室之寄迹亦偶爾我昨來小居陰嶺之外亦有陽岡幽尋當非一路遠色尚有諸峯少待晨光更越山頂舍東北求西南可也還土室而謀夜宿夜宿起而日向晨有事陽岡之求又如此○房琯以高談釋老交贊公今公一則日好靜心迹素再則日道廣存箕願則知贊與琯遊非門客琴工董庭蘭比以誠貽爲事者

杜詩闡卷之九

稿

王人

太平寺

空囊

宿馬

送人從軍

送李判官

送道

別贊上人

兩當縣

蘇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同谷歌

萬丈潭

發同谷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橋閣

枯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散愁

恨別

杜詩闡卷之十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題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璉漢華氏訂

自秦入蜀詩

乾元二年

寄贊上人

公卜居西枝村未就欲卜居同谷此發
秦之由詩中西枝西有谷者卽同谷也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崗
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以上卜居重崗近
閭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

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

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以上下同谷

昨陪錫杖小居南山只因老病侵尋陰崖未便故復於重閭處冀得陽光永留者築室買田我心斯遂近聞西枝村之西更有一谷杉漆既稠則他物稱是亭午和暖則向陽可知况石田無收者此又足收豈非樂土今日塞雨未乾齒疾未瘳耳他日雨乾疾瘳於此谷虎穴上龍泓頭面勢而居柴荆之中茶茗時具徑路雖遠竹丘可通縱不得居西枝村而由彼至此我將爲土室遊公時飛西村錫放臣逐客何忝二老望衡對宇不亦來往風流哉○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聞必指同谷邑宰書公至同谷界有邑有賢主人來書語絕妙句可証谷在虎穴上龍泓頭同谷七歌中南有龍兮在山湫後發同谷縣詩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此詩虎穴龍泓指此無疑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疏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

見海眼天畔紫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

八句太平寺泉眼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睹如絲氣或上爛熳爲雲雨山頭

到山下鑿井不及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

文弱藻舒翠縷明洒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

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以上細叙泉眼之利益

高岡草莽泉不易得此泉獨出柳根汲引以來歲月已古所以然者此泉之源出於海眼高岡在天畔水府獨紫其間廣深雖止丈尺似可輕侮也乃宴息者過而異之不敢輕侮有神物以憑之耳不見泉畔小蛇其姿幽絕如絲之氣似難爲雲爲雨及其上騰爛熳然爲雲爲雨而不難卽小蛇可知泉眼矣由山頭而到山下鑿井雖不盡土而汲水供僧美勝牛乳焉且風拂寒文藻舒翠縷明涵客衣而見其淨細蕩林影而想其趣不獨此

耳其餘波流於宅下者通藥固濕黃精食之可生羽翰
卽飛昇不難泉畔小蛇資其氣而爲雲雨井中餘澤潤
黃精而生羽毛泉眼之利物濟人如此○按水經注神
蛇成西左右小溪多五色小蛇性馴良不爲物毒青白
小蛇想卽此也

空囊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皆鹵莽我道屬艱難不爨
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六句囊空之故囊空恐羞澀畱得一錢看結出

空工

翠柏明霞不用錢買味苦堪食氣高可餐世人鹵莽焉
知翠柏明霞之趣我道艱難立節食柏餐霞之間耳凡
人燄則資井我已食柏餐霞何燄之有宜乎井晨凍凡
人食則思衣我已不燄忍飣何衣之有宜乎床夜寒此
皆囊空之故空則羞澀畱得萬錢何可得也
鄧留一錢爲空囊解嘲耳○食柏餐霞似專療飢不燄

無衣又兼寒說益朝霞
者日出赤氣餐可得煖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

四句病馬

毛骨豈殊衆駒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四句感歎

乘爾代步亦云已久其奈遠關塞天寒正深何乘爾既久則疇昔塵中老能盡力天寒正深則今日歲晚病忽侵尋夫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人之恒情健則資其用病則不復惜亦人之常態我獨傷心者則以爾毛骨猶衆似無殊才駒良至今似有殊德是物雖微之意不淺也爲此感動沉吟不已一馬且然哉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
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

四句從軍

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轔

四句寫送

城
兼
意

弱水在甘州陽關爲西域門戶弱水敗溝不能載物似乎無地陽關峻險不獨絕境幾近天邊弱水踰陽關則必渡沙磧應無地已近天又安得人烟從軍至此實命不猶既好武矣又何論命從軍至地曷月還歸苟封侯也又何論年從軍者勉哉雖然萬里之役人馬相依彼弱水陽關外一片沙磧縱有謹途之馬能無失道之虞萬一雪深馬陷一蹶不振從軍者又當戒也○結二句誠恐此行疎虞如守不固戰不力皆是失道蓋寓言云爾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四句時事
將軍專策畧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四句送末

并期
望之

亂起綠山。腥聞已久。回首一望。祇歎茫茫。蓋勝聞爲血。
戰而止。茫以氣迷也。側聞主帥能專策。界此間幕府。更
多才良。况今中興之主。赫然命將。專領朔方。勁兵與賊
決戰於河陽清乾坤。洗日月在此一舉。我爲中興之主。
賀。報。爲。判官。厚期之。○乾元二年十月。聞李光弼領朔
方兵與史思明戰於河陽。諸將齊力致死。呼聲動天地。
斬首無筭。思明遯去。史言河陽之戰。真爲確圖。非李光
弼督詣。將致死不能決勝。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正
謂此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
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六句追言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二句
點明
安史搆亂。到處被兵。我瞻四方。蹙蹙靡骋。君今遠行。欲
何爲者。於時送者。親朋。方聞一哭。行者。鞍馬已違邊城。
盡一哭。情盡於哭。不能留矣。去邊城。望邊而去。真苦別
也。當此草木搖落。歲月旣晚。關河蕭條。雨雪又侵行者。

何以堪此我嘗怪古人送遠往往過情由今思之我之
別離已經昨日尚有不忍忘者固知古人之情亦猶我
情豈爲過情哉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

四句先提

癸素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爲世網嬰頗帶憔悴色

四句傷
贊公

楊柳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異縣逢舊友初欣寫眉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野

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歛翼古來聚

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以上別
贊公

川水東流晝夜不息客子似之我漂蕩天涯靡有終極
方入秦又發秦矣我則已矣贊公爲釋門尊宿放逐來

此既嬰世網難免憔悴耳雖然贊公自春入秦
手青青如乍忽焉雨中豆子都已成熟可掬身
或南或北安必上國是關塞非耶我於異縣幸逢舊友
無奈飢驅又欲他方今日野風吹衣暗里分手自歎不
如嘶馬有舊轂之戀歸鳥有故林之棲也但人非鹿豕
聚散何常古來此地盡成荆棘何獨泰州爲然惟是附
我出看俱成頽暮此行而後或出或處各自努力我固
以漂蕩老贊公豈以放逐終贊公勉之矣○楊柳二句
詒見歲時之

連舊誣都贊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提出江上
宅鷓鴣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
哀失木犹矯矯避風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八句
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闕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戰兵家

侍御吳

忌間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
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
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以上謫居之故余時忝諍臣
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
無與適于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以上自責

此地爲兩當縣遠眺寒城朝煙淡矣近睇山谷落葉赤
矣陰風颯颯來自千里若無意於寒城山谷間獨吹汝
江上宅者於時鶗鴂啼渚日色團陸因問謫居此江上
宅者何人乃侍御繡衣使而今爲長沙遷客也居此幾
年久矣如失木猿驚弓鳥豈忘故鄉蓋宿昔之事不堪
回首耳猶憶同籍鳳翔時王憂臣辱賦滿東都軍中多
間謀之奸臺臣嚴舉劾之職翁獨辨别真僞不欲一槩
置注誠恐失入戮及無辜也上官佯許口是心違我翁
遂遭貶斥辭金闕居此江上宅夫仲尼安旅人之遇向
平識損益之爻在晉今日南安於境可歎者朝廷明知

拊口莫敢耳。我忝諫臣。時幸同籍坐。視受謹抱疚至。今
所以行至兩當。趁超不進明義。安在使翁至此。不禁望
江上宅爲公惆悵。
自憐白髮徒添也。

發秦州

我衰更嬾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四句先出

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栗。

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窩。亦易求密竹。復

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以上叙南此州可居

邦脩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

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惆然難久留。以上言秦州不可居日

色隱孤戍鳥。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出飲馬寒塘流。磊落星

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我道長悠悠

以上發
秦州

戊性癩拙謀卽衣食全賴天時與地氣因而問棄土思
南州南州爲漢源此地天氣十月如秋草木經冬猶未
墮落况山水清幽足資遊覽無衣思南州者爲此地有
栗亭田爲沃土其餘山蘋蜂密到處可求竹笋佳蔬嚴
冬不乏况清池如鏡可泛方舟無食問樂土者爲此是
旅寓之地雖遠於秦平生之遊於此而還秦可深矣我
去秦州只因地俯要衝事疲應接谿谷平衍無可登臨
塞田薄收難以糊口不足慰老夫留旅客耳今發秦州
日隱孤戍日何慘澹也烏啼城頭鳥亦惜別也驅車中
宵不待旦也飲馬寒塘飲馬後行也征人惆悵星月亦
爲磊落征人偃蹇雲霧亦爲蒼茫因想乾坤大矣秦州
固不可居南州豈遂終老前此棄官來秦州生意已如
此今日去秦之南州生意亦可知傷哉我道悠然何極哉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四句從發

秦言

晨發赤谷亭

險

艱句領

亂石無改轍我車

下數章

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迴煙火何由

追

赤谷六句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

嗤

感懷四句

今日者遊子不得已有所之卽天寒不顧矣此行可悲
豈但歲暮直恐與秦從茲永訣憶我至秦時暮投赤谷
西崦人家今宜從赤谷亭畔而發也我想隴坂九折由
赤谷而進艱险不一此特伊始夫登高廟者必改轍今
亂石縱橫從無轍迹縱欲改塗何路可遵但當脂車而
前所苦者山深風多耳自晨發至日落童稚飢矣村墟
迥而煙火絕童稚尤飢矣自傷貧病展轉零落雖有故
鄉回首茫然似此衰年死喪無日常恐委骸道路爲高
人笑用是顧艱險不禁嚶躅也○登大麓歷九坂赤谷
亭爲發輶俗歌曰隴頭流水其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
斷絕人上坂者悲思故鄉有絕死者宜公悲
故鄉痛道死高人疑卽贊公阮隱居之徒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

領下十句

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繕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
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木寒長水橫我馬骨正折

四句是乘險絕

生

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腸熱

感懷四句

風吹遊子縹緲如仙不覺已乘險絕險絕何如蓋此爲鐵堂峽藏於山谷間臺如堂隍何以曰鐵壁色之古如立積鐵也其徑上摩直蟠蒼穹其石俯入竟裂厚地峽中之竹修瘦者多偏地無垠峽中之雪亘古不化疑自太始險絕如此遊子乘之獨於哀壑之底遲回不進我僕孔瘡矣尤有萬丈之冰橫絕難前我馬孔瘡矣似此生涯而甘之者聊抵弧矢之危耳方今弧矢倥偬盜賊充斥我欲撥亂反治無奈一身飄蓬已踰三載回首君門肺肝空熟而已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

鹽井四句

汲井歲捐捐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販鹽四句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感懷四句

鹽有鹹池東方曰斤西方曰鹵草木爲鹵所侵一望皆白其煙則青青者爲官鹽之煙乃官作則有期限蓋軍需孔亟也賣鹽必取川水故煙常在川也汲井煮者捐

捐不休出車版者連連不絕自公而出斗至三百爲價

日昂自私而售解得六千利更數倍蓋君子小人不同

量而貪得者欲無厭耳物理自然亦何嗟歎之有○鹽

錢二者皆在軍國需唐世鑄錢天下諸爐九十九鹽井

亦有六百四十軍興以來渝沒者多鹽少故遂至自公

斗三百也按唐志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二年第五琦爲鹽鐵使變法劉晏代之法益密遂至每斗三百何怪轉致者有每斛六千之倍

公曰君子慎止足爲在位者言

寒峽

行邇日悄悄山谷勢多端二句總起

雲門轉絕岸積阻

雲天窄

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沴沿增波瀾野人

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數句單寫寒字

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結意

慰自

吾行邇至此悄悄堪悲矣况山谷之勢展轉多端哉雲
門未轉疑爲可通雲門轉處忽逢絕岸絕岸之處既有
積阻積阻之處又霍天寒勢多端如此我欲度之其奈
衣裳單何當此仲冬宜乎水涸豈意汎涸波濶反添此
府岸絕水阻安得人煙聊以避寒遙見有尋煙語者野
人堪念也此時衣裳既單寒且兼飢庶幾得火而食乃
寒亦不顧竟傍水餐者行子堪憐也行邇之若如此而
甘之者蓋以九州被兵人人負羽我免斯役已屬厚幸
行路之難又何敢辭亦無須悄悄也已

法鏡寺

身危適他邦勉強終勞苦

二句泛起

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

二句法鏡寺

嬌媚碧蘚淨蕭槭寒簷聚洞洞山根水冉冉松上

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

以上以

法鏡寺

狂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

四句止取法鏡寺

身危遠適夫豈得已亦終歸勞苦而已故始而神爲傷
以連值深山擢靡托耳既而愁爲破以望見古寺得所
依也當此曉行但見曉竹嬌媚則有碧蘚之色曉風蕭
颯則有山籜之委山根水曉聞涓涓有聲松上雨曉施
冉冉欲墜霧洩矣清晨忽蒙似晴又雨日出矣旣霽復
吐似雨仍晴法鏡寺近矣朱甍之光炯然半開戶牖之
數粲然可指狂策而人頓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行
自曉行至亭午陰晴未定冥冥然雨將作矣子規叫行

且休矣前途微徑不復更取而止法鏡寺○
仲冬子規叫南州氣暖也所以無衣思南州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
礎角來天窄壁面削磽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
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雪浩漠漠以上寫青陽之險昨憶
踰龍坂高秋視吳嶽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

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遊人及茲歎冥寞

以上借吳嶽形青陽

泰州塞外多山甚爲厭苦故去秦南遊不謂其路彌惡
卽如此青陽峽岡巒之勢綿亘不窮雲水之氣參錯不
辨偶逢林迥礎角紛來林仍蔽也忽然斗絕壁面若削
天亦窄也不獨此耳礎西有石大徑五里勢若奮怒欲
落我前仰看畏日車之翻俯窺坤軸之弱鬼燭矣雪
飛矣南行道彌惡如此憶昨初踰龍坂望見吳嶽秀若

高秋東縣笑蓮花峯之卑不如吳嶽也北顧知崆峒山
之薄不如吳嶽也超然壯觀青陽與并已謂上隱太虛
蔽虧日月不固五里太石猶突兀而趙人至是益歎造
物冥冥不可測度也已○日車側坤軸弱君位傾危之
象體魁彌霜雪飛小人得志之象尊吳嶽者吳嶽在鳳
翔肅宗曾駐蹕公曾扈從其處也一瞻吳嶽已覺蓮花
卑咤嘲薄言下無其推尊朝廷意

龍門鎮

細泉兼輕水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石門雲雷腦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自刀澀四句道中
胡馬屯戍畢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四句龍門
鎮

詩感

山秦至蜀山多棧道棧道至險已屬難行奈此細泉之
流輕冰又結於是沮洳載道棧道之行辛苦矣乃不辭

行邇者仲冬日短客程須趨耳未幾至龍門鎮龍門爲石門石門苦隘雲雷難施乃峯巒交集則爲諸鎮扼要處朝廷於此設戍何爲旌竿無色白刃無光況設戍以防寇也彼賊騎屯於東都之成臯乃防虞却在龍門之古鎮雖被之長豈及馬腹嗟爾士卒遣戍至此豈有封疆之恩無復固閭之計但聞山寒聞寂夜中飲泣而已

○乾元二年十月河陽之戰安太清雖走史思明雖遜朝廷猶發安西兵屯陝以備思明末幾思明復遣李歸仁冠陝是輩洛間賊騎猶充斥也故曰胡馬屯成臯

石龍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以上石龕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筭盡無以充捉擣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然黎以上勝事

石翁境僻四顧無人東則熊羆西則虎豹後則鬼嘯前
則痏啼我危矣况寒日已落山路又迷傷哉遠客驅車
至此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今仲冬而見虹
電則冬行春令其應蟲蝗爲敗民有流亡見今採箭病
民不至流亡不止而况雲梯上悲歌伐竹以供軍需梁
齊之役五年於茲也久役困民直帑已盡迨陽餘孽正
爾跳梁哀我烝黎何日安枕哉○起句本魏武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嘶

積草嶺

公自注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熊羆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
積草嶺路異明水縣以上積草嶺同谷界旅泊我道窮衰年歲時倦
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賢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
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以上述卜
之峯亘起積陰不斷白日亦在隱見間耳况林木交風
不形變態無非積陰故也過此山一分便爲積草嶺路

心異，卽是明水縣而屬同谷界。我此來，亟圖休憇耳。客
人道窮，年衰力憊，百里而外，諸彥可投，況賢令拳拳神
交有素，據其來書，盛彌同谷定知遠客必荷殷勤。從此
朱薇戎願已足，雖卜居尚距百里，所謂茅茨者，眼中已
望見矣。○公發秦時，想同谷美利，曰良田。曰薯蕷。曰崖
蜜。曰冬筍。今日食蘂不願餘，以見我來同谷，非爲謀食。
亦赴賢主人耳。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
泥功四句
山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
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匆匆。
以上都
蒙汨沒

意結句

吾此行朝青泥，暮青泥。朝朝暮暮不一時。泥濘若此者，
想此地爲版築所有事。以泥爲功，故曰泥功山。我則不

免於汨沒矣。豈獨我哉。白馬以汨沒爲黑。小兒以汨沒成翁。哀猿以汨沒技窮。死鹿以汨沒力盡。汨沒之同如此。寄語來人。尚慎旃旗哉。○白馬爲鐵驍。風塵改素也。小兄成老翁。津梁疲人也。哀猿透却墜行路之難。當知難而退也。死鹿力所窮。車轍之窮必至。慟哭返也。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以上寫鳳凰臺。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聲啾啾。我能割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綠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

憂深衷實爲此羣盜何淹畱

以上感懷

此亭亭然者乃鳳凰臺其北則對同谷西伯盛時鳳來鳴今西伯逝鳳聲杳惟見山路峻絕石林高聳耳安得雲梯直升臺上蓋因鳳凰旣去恐有鳳雛無母以嗣欲剖我心血以飲啄之也夫鳳非竹實不食我心炯然可當竹實鳳非醴泉不飲我血凝然可當醴泉豈不惜微命而心血是剖良以鳳爲王者瑞其雖在今特未周八極耳坐看形翩忽長翱翔八極衝闔下閭豈猶是飢寒而聲啾啾者旣奉至尊卽垂鴻業於以光中興慰民望我思剖心血以飲啄之者深衷正爲此耳彼安史羣寇不久撲滅又何淹畱之有○鳳雖比太子攸先是張良娣生子興王昭欲以爲嗣譖殺建寧王倓李泌又懼攸不免故有一摘再摘之諷上元元年召亮太子位始定則乾元年間良娣之傾危太子岌岌乎不得保其位亦可知也當時李泌久歸衡山東宮左右無人保護公欲效固衛之功不得故曰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太子攸母妃吳氏侍肅宗於青宮生攸卽薨故曰上有無冊號承鳳凰臺說到中興有以夫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七歌之作，各有所感。
至七而止，情事俱盡。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嘆子歲拾橡栗隨狙

美

歲拾橡栗隨狙

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足凍皴皮肉死

四句
同谷鳴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一歌天
爲我哀

有客何人益子美也奈一身將老白髮亂垂何此時爲
子美伴者徂公耳徂公食橡栗子美隨之拾橡栗子美
其徂公哉似此天寒日暮只恐山谷地荒橡栗亦不可
得况中原書斷歸計何從皮軟骨折殆將死矣嗚呼子
美歌聲初發其哀已極彼悲風從天際而至亦嚴冬之
自然今歌聲動悲風來一若爲我屢發者爲我爲誰爲
子美

長鋟長鋟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爲命嘆長鋟黃獨無苗山雪

也

嘆長鋟

黃獨無苗山雪

盛短衣數挽不掩脰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四句正見托子爲命意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人爲我哀

我子美一身妻孥所倚爲命者乃我之命更有所托誰
托我命此長鋟耳長鋟非子美不用子美非長鋟不依
托子爲命夫豈偶然蓋將荷子以斷黃獨也黃獨一顆
可以充糧今無苗上無可尋雪盛下無可掘雖有長鋟
無所用之是子美遇窮長鋟之遇亦窮矣况天寒衣短
山中豈能久留此時妻孥在谷持以療餌乃荷鋟空歸
四壁徒立男呻女吟安在托子爲命也彼閭里未必知
我心者亦豈哀我窮者聽我悲歌色爲惆悵前則感悲
風大則剝悶悶里嗚呼子美天人交痛矣○一歌曰歌已
哀一哀字領下六章故二歌卽曰歌始放三歌但曰歌
三發四歌但曰歌四奏五歌但曰歌正長六歌但曰歌
思遲七歌則曰情終曲無其蒙首章哀字黃獨一作黃
精黃精爲龍樹草久服延年子美時當窮餓療飢不暇何暇延年黃獨是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

喚

弟生別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

四

鶩安得送我置汝旁

正見各遠方之故嗚呼三歌分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爲我哀

子美有弟各天久矣屈指計之尚有三人今古亦應皆

瘦耳

豈有強者何以各天胡塵一起無幾相見也彼駕

鶩似雁

兄弟之屬鶩鵠惡身盜賊之屬東飛駕鵠亦欲

赴急難而相從

後有貨鵠恐其遭吞嚥而却退道梗如此安得送我忍置汝旁今日生離他年死別茫茫兄骨

何處收歸奈何不來一見也

○後漢趙孝弟禮爲賊所

得將食之孝日體瘦不如孝肥誠感其義俱釋之

今日三人各瘦何人強亦恐其爲賊所得誰爲孝肥可免弟

瘦者未詳鶩亦惡鳥

是與鶩鵠皆比盜賊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

喚

長淮浪高蛟龍怒

十年不見來何遲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四

承鍾鳴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四歌物
爲表哀

子美更有妹矣。青年因亂攜室鍾離近聞韋郎已歿。詣孤蘋然何以爲生耶。此地水阻長淮。我欲迎妹西來。乃淮水湯湯蛟龍作惡。十年辟穀妹來何暮也。此方亂離有定。我欲渡淮訪妹。乃弧矢清眼。旌旗蔽天。杳杳南國扁舟難泛也。彼林猿本夜啼者。感我悲歌。今帝清晝。林猿有情黃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與同谷

黃蒿古滅雲不

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四句寓居同谷。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五歌仍故鄉。怨我爲哀

同谷在四山中。山周遭而堅。回休匝多則水急而亦至矣。雨密則樹濕。雲亦合矣。此時同谷古城在黃蒿間。寒雲晦暝。黃狐白狐公然欺客。跳梁對客獨立。蓋黃蒿古城本野人窟穴。客子無家。甘受其侮。無可如何也。夫我生不在朝。不在野。并不在家。却在同谷。所由旁皇不寐。萬感橫集。庶幾燒鮑故鄉。乃得去此窮谷。其如魂招不

來歌到魂招不來
無復有爲我者矣

南有龍兮在山湫

興龍

古木龍從枝相穆木葉黃落龍正

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以上鳴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回春姿

爲我哀六歌溪壑

寓言龍爲君象南爲君位今南有龍兮辟在山湫猶幸古木龍從其枝葉下垂護此龍也無奈秋深木落潛龍在淵蝮蛇偃蹇來來水上意欲吞噬此龍我行山湫怪此蝮蛇何物出不避人若此乃拔劍欲斬既且休者念此蟄龍升騰有時歎此蝮蛇陳尸有日不見溪壑之際春姿忽回山湫之龍豈能終蟄我之歌思爲此遲遲爾○此以蟄龍比太子以蝮蛇比李輔國張良娣也同谷有飛龍鳴湫龍潭南有龍兮在山湫潛龍勿用亦或濯在淵之象蝮蛇東來象爲吞噬拔劍斬之蟄龍他日始有飛而在天之利此喻必去韓國良娣然後太子倅得安其位乃欲斬且休者當年建寧以輕於訴訐致害其後廣平王倅謀去二人李泌曰王不見建寧之事乎公意猶

是也。或曰：此爲明皇作。明皇居南内，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伺其隙，間之，故有「蝮蛇」等句。然曰：龍正齋

謂其將來卽登

九五：太子是。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

喚男兒
卽子美

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

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

傷懷抱

四句感懷

嗚呼七歌分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悲風起白

日結始終

天爲我哀

有客字子美者本男兒也男兒生欲成名一身垂老成
名何日之有況三年奔走所往來者無非荒山道苦遭
關輔飢荒歲拾橡栗以自給食且難得敢望成名成名
者終讓長安少年耳豈無山中舊識同病相憐回首平
生祇增惆悵復嗚呼長安卿相幸當少年乃其爲致身計
者不過富貴山中儒生亦有致身之思自悲年老自分
非富貴之器話及宿昔祗自傷心誰復有知其懷抱者
所由歌終情悄聲淚俱盡白日如流爲我而速白日之

速如此殆將老矣不再少矣沒世而名不成矣

萬丈潭

青溪合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

四句
提綱

跔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

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溟涬

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

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灑

以上萬丈潭

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

四句
遊閉藏修鱗

蟄出入巨石礪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雲會

結還起處神物有顯晦意

溪水而合冥莫者非水爲之有神物爲龍者處於窟穴耳然顯晦有時今日尚蟠積水壓而未舒也萬丈潭何

如其根峭厲坦步有妨其氣迷濛側身則陷進駭洪濤不測退礙大石蒼然進退窮矣蓋因此潭在危山絕岸際而徑外無徑壁前有壁况此危山絕岸又勢若削成殊無根底倒影空潭澹灝欲絕耳時而黑波瀾無痕時而清水光爲碎時而孤雲若起於內時而飛鳥若墜其中而環於潭外者則有高蘿叢叢如帷幄焉樹於潭上者則有寒木森森若旌旆焉曲通潭內者則有遠川之流潛湧潭側者則有嵌竇之洞潭幽矣惜造幽於無人之境境絕矣幸發興於我輩之遊所由未肯告歸歎絕茲遊耳惟是潭中神物顯晦有時今日方冬龍蟄窟壓深潭恐有巨石礙其出入正晦時也有日乘暑過此觀其傍石而出升騰風雨之會則神物得志我意亦快誰謂顯終無時哉

發同谷縣

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
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况我飢愚人焉能尙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

境杳杳更遠適

以上發
同谷縣

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臨岐別

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嬾拙意

偶值棲遯迹去住與願違仰懸林間翻

以上發
同谷之感

墨突不黔孔席不煥聖賢且然我本愚人而被飢寒尚
敢懷安哉憶我初至同谷喜茲地僻奈追物累難以久
居一歲之中行役至四今日更去絕境謀遠適聊於時
俯睇停驂臨崖回首蓋同谷可去同谷數子未忍卽別
也數子雖保新交新交而臨別之情如此是卽舊矣何
必舊而情始深惟是窮老棲棲更多慘戚耳自傷嬾拙
未由棲遯去住之際與願俱違但有賴林鳥之投宿歟
其不如而已○公軌元二年自春從東都回華州爲一
次代秋葉官之秦爲二次仲冬發秦州爲三次季冬又
發同谷爲四次故曰一歲四行役初至同谷日休駕投
諸彥故發同谷

日臨岐別數子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

四句是隴

石赴劍南紀行之始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

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鬪屢跼風水昏高有

廢閣道摧折如短轔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

以上叙木皮嶺西

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

崙固目擊玄圃存

六句寫西崖

對此欲何適嚙傷垂老魂

以感歎結

同谷有栗亭首路從此極不忘者鳳凰臺耳乃當季冬辛苦攜家又遠赴劍南耶我自確右赴劍南從木皮嶺始顧此嶺最高登頓之餘祁寒忽失臉難固可虞祁寒忽失亦可樂也木皮嶺何如遠岫參差爭相輔佐千巖環繞莫不崩奔我初意天地內所尊者只有五嶽今見此嶺始知五嶽而外別有他山仰使太空虧峭令厚地

製也。嶺中所聞者虎豹一鬪風水爲脊。以至高處則道懸廢閣如短轂之摧。下臨則石出冬青見長根之老。獨此耳。西崖更異。不但秀發。頃若靈芝。抑且金碧之氣潤而不敢涉。土之痕清而不雜。我意中忖度。僅見崑崙爲然耳。乃目擊西崖。彷彿玄圃其妙又如此。旣登前嶺。又見西崖舍此何適。因有劍南之役。辛苦遠征。不禁老喟。歸陽也已。○木皮嶺爲入蜀要路。上皇西幸。曾從此之劍閣上。皇東歸。又由此至長安。故今日遠岫輔佐。千巖前奔。若有朝宗共向之意。如此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蜀當上皇巡幸後。改爲南京公。故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二句白沙渡。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以上渡水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

壁抵嶽峩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六句渡後

山行勞水行逸山路真畏途哉所幸畏途沿江忽逢渡口耳維時渡水之人參差不一舟楫所際恍入雲端而况季冬天寒又交荒野夕陽西下未及中流幸而渡頭已到拔馬嘶山猿喚水石見沙灘露矣向來愁辛至此忽涉從前多病於焉少蘇無奈嶽寄在前洪濤已逝長江漸遠畏途復臨回首白沙遺餘舟楫之慕攬轡陸路重增馬首之悲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尙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四句山行

大江動我前沟若溟渤寬篴師暗理楫歌笑輕波濶霜濃

木石滑風急手足寒

六句水會渡

入舟已干憂陟歟乃萬盤回

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

四句從陸泛

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結

行邇有程何論中夜不及程不止也於時月落崖間有
迷霧進山窮江至舟楫可施客子駭溟渤之當前禽師
輕裘闊而自得惟是江上霜漫直苦木石之滑渡頭星
急不勝手足之寒耳况江寒方脫縫險又臨尚也舟行
後疑衆星在水少焉登陸始知衆星有天微月沒若沉
水牛衆星乾仍出水外夜景如此似此遠遊已令人瘦
凡衰疾相侵雖欲加餐能努力哉

飛仙閣

上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
欹疎林積陰帶奔薄寒日外潛泊長風中怒號以上間道歇鞍
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四句
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爾曹四句
入蜀亦有上門山窄路微接道駕於其上構空盤石若
緣秋毫闌干何峻結構何牢哉間在山上遠見萬壑參

林如臥江在閣下俯見積陰莽互帶水爭流閣以外寒日慘淡閣之中長風怒號閣道之景如此當夫身行閣道不知下臨何似及至歇鞍地底始知所歷甚高此時來者往者登頓暫息此時人也馬也辛苦同之豈不苦飢浮生有定豈不思飽分定難求所可歎者骨肉難拋長往未遂攜家遠適豈得已哉○相傳此閣乃徐佐卿化鶴跼伏處故名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以上叙五盤東郊尙格闢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我廬六句感懷

五盤之險不異飛仙山色之佳如無棧道當其仰凌棧道五盤真險及其俯映江木山色果佳而况地僻人稀

網罟更少。網罟少，則水清水清，無大魚，而網罟少，則反多魚鳥之好者。常靜，茲也不妄飛。人之野者，遠俗茲也。渠處俗朴如斯，快心可必。其如非故鄉何？我故鄉在成都，今日巨猾未除，弟妹分散，亮我廬亦成丘墟耳。然則成都雖好，何日旋歸哉？（巨猾指史思明史官，思明狡猾，善揣人意，猶盜跖爲東陵巨猾。）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

四句
寫龍門

危塗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裏，相拄

四句
寫龍閣

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

四句
寫度險

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四句
推開

由長江下有龍門壁，壁立長江，絕無尺土，乃長風駕浪，浩浩至今。絕壁之上，有閻龜塗，相縈如垂線縷，其所鑿

之石滑而且欹雖有浮梁裹裏不定其險如此我行其上目中之眩墮花不定見間不自主矣頭上之風吹雨不休身首不自持矣此時一墜誠不敢料誰爲我援手者甚矣瞿塘大庾非險也所幸身歷已多危途習慣今亦履險如夷耳更何恐懼之有

石橋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

四句泛起

石櫃層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

四句寫閣

景
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

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羲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以上自歎

李冬陽漸進日已長故山晚而半天猶赤於時蜀道早花對客亂發江間大石與客爭奇石櫃在望矣櫃懸波上勢若臨虛遙見清暉之邊鷗情俱遠暝色之內客影欲沉所恨東柯陳頌成負紫懷同谷茅茨曾不匝月今

日皇皇復向絕跡遠遊耳。自甘懦拙不爲創駒所以如
客優游陶公放浪心稱向往而行年衰老不能自由雖
欲優游放浪以適我性亦從此長謝也已。

桔柏渡

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四句

連笮動嫋娜。征衣颼飄颻。急流鵝散絕岸鼈騎驕。四句

西轍自茲異。東逝余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

光隱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胷前登。但山椒。以上

水寒滴天其象青冥渡者難矣幸有浮梁耳竹竿之渴
慙漠漠然寒江之水風蕭蕭然於時身在浮梁連笮欲
動而嫋娜不定征衣交颻而飄颻欲飛且急流之中鵝
鵠散而不顧絕岸之處鵝躊躇而愈騎渡水之難如此
我計焉從此西轍爲峴峩關處從此東逝卽荆吳
滄海間荆門路此江若可通則故鄉不遠滄海潮此江

若可會則朝宗有期。蓋成都東連荆汎，岷山導江。朝宗於海也。乃顧盼之際，但見孤光遊子之與，仍悲前路心。曾誰洗山，故且登亦何日免行役已。○

舟爲鵝鶴，橋爲龍蛇。土高四墮，曰山嶽。

劍門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以上寫珠劍閣

玉走中原峩峩氣，棲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弁畚與剗，據

極力不相讓。以上叙割據我將罪真宰，意欲鏟崖嶂。恐此復偶

然臨風嘿。

悵恨

四句

險不可以入設，惟天設險。如劍閣者，實爲天下壯觀。山控西南，以衛其內。石向北角，以距其外。兩崖之倚，宛若

崇墉刻畫之狀。外明城郭。一夫當關萬夫開敵也。原人設險取隔絕。無取相通。不知何時。使珠玉之寶。走於中原。峩峨之氣。便已悽愴。五帝三王時。道里未通。卽雞犬之聲。不聞中國。自秦鑿峩峩以通蜀務。爲柔遠遠人。徙修職貢。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因而英雄之人。以此地險固而富饒。圖王者。忍并吞爭霸哉。欲割據極力圖謀。不苟相讓。亮天應悔。多設此險也。許惟避此崖嶂。以平其險。既不能然。又恐誅求職貢使。并吞割據者。究復乘機而起。能無臨風嘿然。獨自惆悵也已。○蜀在天隅。安史不到中興以來。朝廷軍需皆責之蜀。蜀遂困矣。先是明皇荔支之役。置驛傳送。瀘戎諸處。騷擾已極。又經大駕巡幸。民行齋居。送日不暇給。公他日居蜀作病橘詩曰。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作桔梗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作甘林詩曰。子實不得弊。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蜀民困於誅求。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其打魚一篇曰。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鮋隨風雷。千戈兵革闖未已。屬風塵麟安在哉。已知民窮走險。在所不免。未幾。段子璋反綿州。徐知道據劍閣。崔暉揚子琳作亂成都。稱王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

國事極力不相讓公蓋隱憂之其曰珠玉走中原恨莫氣快愈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豈非悲獨民竭蹶難將朝廷猶征虜無厭乎結曰恐此復偶然臨風嘿惆悵則已吾言其有乘機竊發者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

出京華劍門不_二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潤

六句鹿頭山

殊

方昔三上霸氣_三沖發天下_一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

揚馬繙起名碑兀_古又今_一伏_何埋爾骨

以上懷古

糺餘脂

寄地慘澹豪俠如杜鍼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莊石姿

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八句感今

正用行以來山勢彌惡忽見此亭亭然者爲鹿頭山客心方慰也蓋以連山之勢至此忽斷千里之境豁然而

開吾自出華以來方慮劍門不可越不意險阻既盡原野爲開此客心爲慰耳因念此地天府當年蜀主中興三分定鼎其間霸氣間發如公孫述輩亦一世之雄今唐室再造勢成一統雲間雙闕無一存者至於人文如揚雄司馬相如才名相繼聲施至今但名傳骨朽爲可傷耳惟是巴蜀富甲天下地屬脂膏人喜豪俠有難治者必得老臣杖鉞撫化宣風有事得便宜入奏以專達今冀國裴公入贊廟謨出莫邦聞其鎮此已踰歲月蜀民亦厚幸矣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八句至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
四句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

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感懷以上

桑榆落日猶照征衣至是征衣亦可脫矣我行以來山川頻異不謂今日忽到天閣况人民則新他鄉非故江流自東遊子自西平此間層城之內喧填華屋季冬之旦樹木蒼然信都會也而况吹簫鼓簧者比戶皆然奈名都自樂遊子自悲何蓋此地信美終非我土雖川梁之上路達中原乃南望之餘奮飛無自仰見鳥雀投林轉數首丘靡托耳桑榆日落而月出矣月初出而未高衆星猶然爭光也安得月既高使衆星退舍耶至於羈旅自古有之吾所哀傷又不在茲爾○舊註以初月比肅宗衆星比皮思明之徒殊謬卽日有托初月是太子似衆星是興定二王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旅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愁四句

日萬轉深入賓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四句散愁

我長官久客尚未歸者蓋由中原多故未解兵耳。九
地多陰星光常少陰則恒雨至夜偏多客處如此。望
息戈耳。今日百萬之師冀深入夫賊穴寰區之民屬望
不在他人。所望何人。司徒是也。深入何地。燕趙是也。燕
趙本我唐舊山河司徒其亟收之。興王戈息。久客旆旌
矣。愁不從此散哉。先是鄆師之潰。惟李光弼與王思
禮整勒步伍全師而歸。故散愁二章獨舉兩人至光弼
河陽之戰史思明遯安太清走殲滅賊巢在此一舉。況
思明在東都。此時范陽空虛。史云。光弼急攻趙一日拔
之可拔趙即可拔燕。轉深入轉河陽之兵深入薊門耳。
下燕趙下其城也。

聞道并州鎮尙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

四句
散愁

戀闌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太原重地幸有王尙書鎮之吾聞其持法嚴整人不敢
犯其訓練士卒齊壹有紀可亟圖恢復矣彼太原爲剄
北肩解薊北爲思明巢穴借問尙書幾時直搗薊北指
日奏凱關西以慰朝廷北顧如是我愁散矣不然如此

愁不散

丹心皓首何恐老魂終不得招故鄉終不得歸愁何日散耶。○時官軍與史思明相距陝洛間。思禮鎮太原。其兵力可及幽燕。乘其不意攻其不備。此一舉也。巢穴搗露布達曰。幾時詰問之辭。日當月決絕之辭。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于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六句恨別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

四句期望

我去洛入蜀只因安史充斥連陷東都所由於草木變衰時流落劍外於于戈阻絕處送老江邊耳惟是洛城有家別洛城是別家也思家步月者月明之下故鄉在焉思家便欲到家故於清宵常立耳洛城有弟別洛城是別弟也憶弟看雲者雲行之處我弟在焉憶弟不能見弟故於白日常眠耳今日司徒李光弼河陽大捷誠得回河陽之戈直搗幽燕則思明礮洛城復洛城復則還家見弟亦有此時哉勿可失司徒尚急圖之○時李

光弼河陽大捷，勝指幽燕，其勢甚利。當時胡不爲也？
南漢不搆，雖有郁山之敗，難由僕固懷恩誦附。魚判官
之故，在光弼縱逼不決，亦不得辭。其責急爲一字，真是
勝譖。

杜詩闡卷之十 終